

薛晓路

著

再不说爱， 父母就老了

李连杰、汤唯、吴秀波、苏小卫、姜伟 倾情推荐！

《北京遇上西雅图》导演、编剧薛晓路亲情催泪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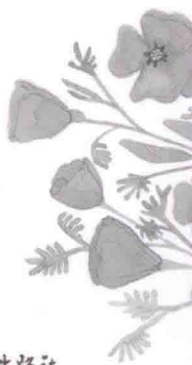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城市家庭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最吸引人、也最细腻的家庭亲情故事]

本书选择了这样一个既平凡但却一直被忽视的切入角度，通过一家四个兄弟姐妹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全过程，展现了中国人对亲情的重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所有困难、争执、悲伤和爱。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再不说爱，
父母就老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不说爱,父母就老了 / 薛晓路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04-5349-6

I. ①再… II. ①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1958号

再不说爱,父母就老了

作者: 薛晓路

责任编辑: 黄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320千字 印张: 20.75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5349-6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这个春节前夕成为乔海洋的多事之秋。

在马不停蹄辗转于医院与工地之间时，他经常有自己变成了陀螺的幻觉。这事儿那事儿一件紧跟着一件，像细致而犀利的皮鞭，抽得他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开着他的奥迪 A6 在路上，他有无数次手扶着方向盘，感到疲惫从骨头缝里一丝丝冒出来，将他笼罩，让他只想放开手中的一切，把身体摊开，就此无限、无限懈怠下去。

37 岁大约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最沉重的时段，尽管客观地说，乔海洋的事业小有所成。这让他与许多活到了这个年纪还庸庸碌碌的男人相比有了不言自明的优越。17 岁离开东北老家那个小城，他经过了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厮杀，来到如今他生活的全国人民都向往的首都。毕业后干过公务员，为领导提过几年包又写了几年材料，日子虽说清贫但是却轻松简单。如果不是老家的负担重，乔海洋可能就这么一直散淡下去了。不过，他的家庭却没给他那样散淡生活的权利。

东北，这个曾经中国最辉煌的工业基地，如今却显得疲惫不堪。父母两人下岗，一下子什么劳保、医疗一点待遇也没有了。父亲被查出糖尿病、心脏病，每天断不了药。一对姐妹也是下岗的下岗，赋闲的赋闲，小弟乔海明用海洋的话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一点儿也指不上。钱成了这个家庭最大的问题。27 岁的乔海洋不得不辞职下海，说实话他那会儿没一点儿远大的抱负，就是想挣钱让家里够花。

十年的折腾，让他的冒险得到了回报，让家里钱够花的初衷早就被满足了。他拥有的施工企业虽然规模不大，可也在北京城里为自己杀出了一块小

小的地盘。在自给自足之外，他还能手下这百十口子人找到饭吃，这让他切实感到了生存的价值。同时，他也与那些腰包稍微膨胀一点儿，就立刻被花花世界灯红酒绿忽悠得五迷三道的男人不同，他的家庭稳定而单纯。妻子谢言小他5岁，是电视台小有名气的编导。年轻漂亮还是次要的，她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并不靠他养活。这让她在每天忙碌的生活里拥有一种从充盈的自信中生发出来的、无可抗拒的魅力。他们在彼此眼中谁都无可替代。这是在无数被柴米油盐的琐碎压折了腰的人看来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生活。然而，不知怎么了，乔海洋仍然感受不到那种似乎应该顺理成章，并且发自内心的轻松。

结婚好几年了，他和谢言一直没有要孩子。一方面是因为忙着打拼事业，生怕没法给孩子提供足够充裕安定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两个人都还年轻，想把精力留给自己再挥霍两年。可是拖着拖着，谢言也迈过了三十的坎儿，无可逃避地成为高龄产妇中的一员。他们这才决定将一个延续他们生命的小精灵带到人间。也许人们说得对，男人总有一部分心智会永远停留在童年。现在，谢言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了，乔海洋却偶尔还会迷惑，自己究竟是在何时懵懵懂懂地决心成为一个父亲。

然而这并不是此刻他焦虑的关键原因。就在刚才送谢言去医院做产检的路上，公司的副总，也是他的铁哥们儿小蔡打来电话告诉他，因为没发工资，工人停工了，在工地上闹得不可开交，自己镇不住。

如果小蔡自己能控制住局势，绝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给他打电话的。听小蔡这么一说，乔海洋知道，情势的确不太妙了。

他一直觉得自己待手下，乃至身边所有人都算厚道。不给工人发工资，并不是因为成心想赖账，而是真的拿不出来。春节眼看就要到跟前儿了，上一个工程开发商还一直拖着不肯付工程款。没有工程款，他乔海洋去哪儿去觅钱填工人工资这笔大亏空呢？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心里不是不清楚，这开发商欠建筑商，建筑商再欠材料供应商和包工头，包工头又欠工人，屁打屁的圆圈债已成为业内惯例。规规矩矩照合同办事的人反而成了傻子，谁都巴望着在同一段时间内占用尽可能少的流动资金办尽可能多的事儿。就算办不了，能把钱在自己口袋里多焐一会儿，都会觉得占了很大

便宜，好像那钱在口袋里就能自个儿生儿子。他咒骂这缺德的惯例，逼不得已的时候，却也不是没这么干过。只是今年形势格外吃紧。房地产业重新洗牌，就像能量从低势能物体向高势能物体转移一样，资金、资源全都往资质好、实力又雄厚的大公司手里集中。那些牛烘烘的大企业，活儿多到得挑着接，像自己这样的小鱼小虾只能捡人家牙缝里漏出来的渣儿，而且还不见得能抢到。所以这么一来，开发商就更像爷爷了，什么时候见着都得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在结工程款方面，这号人也愈发无赖起来，要么推三阻四拒不见面，要么干脆玩失踪。乔海洋回想起当初在酒桌上签合同时双方还能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场景，不得不由衷感慨：人，竟然能够无耻到这样的地步。

本来，今天早上他耗干了唾沫星子，恨不得拿刀把胸脯子划开掏出里面红红白白的心给人看，才跟开发商老马约定了晚上吃饭。档次自然不能低，地方得选贵的，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贵。生猛海鲜虽然在这年头都已经给吃得没什么稀罕了，也还要挨着点一圈撑起场面，不然显不出诚意。饭后兴许还得有节目，如果老马不着急拍屁股闪人，唱唱歌、洗洗澡那都是必要的。现在怕只怕他扯不到正题就要耍太极脱身，不怕他没完没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得虎子哪能不入虎穴！答应见面已经算是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当面锣对面鼓，他推三阻四起来也不那么便宜。那孙子，只要能让他高兴，肯大笔一挥开支票，这点投入比起来，算不得仨瓜俩枣的。乔海洋似乎能看到视线尽头有一缕影影绰绰的曙光，在拼命挣扎着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了，怎么在这个时候，反倒自家后院里着了火呢？

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跟谢言提起过，不想让她操心，这也不是她操心就能迎刃而解的事。倒是她问起过几次。每次提及，他都拿起浑身的劲儿扮作无比轻松地告诉她：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他把自己绷得那么紧，以免哪儿漏出一丝微妙的风声暴露了一星半点蛛丝马迹，可是能不能真的让谢言相信，他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小蔡的这通电话，把他苦心经营的善意假相全毁了。当时谢言可就在他旁边，相距不过咫尺，车载 CD 里孕期音乐的音量被调到气若游丝的程度，小蔡在电话那头几乎是嘶喊的声音从手机听筒里传出来，就像一滴蓝墨水进入

了一杯清水一样，立刻轮廓清晰、余音袅袅地扩散开去。而这猝不及防的事件，也让他来不及将自己的面部肌肉调整到若无其事的状态，谢言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车里的气氛也如同痉挛的胃囊，古怪地迅速收紧。

危机当头，乔海洋不得不把真实情况的严重程度对妻子做了部分透露。尽管非常不放心，他最终还是在谢言的执意要求下同意她自己开车去医院。他把车开到路边停下，看着妻子摇摇摆摆如同企鹅一样笨拙的身躯痛苦地塞进驾驶室，大肚子几乎要顶到方向盘上。他为她关上车门，目送着车屁股在五彩缤纷的车流里最终隐去，才招手打了一辆出租车，掉头向来的方向开回去。可是他的心留了一半牢牢系在谢言，还有她饱胀如一轮几欲喷薄而出的朝阳的肚子上。

这出租车司机有点肉，乔海洋觉得。离白线只十米了黄灯才刚开始闪，这厮就非得一脚刹车踩死站住。反正这会儿等待时间也算他的钱，司机巴不得多耗上一阵子。乔海洋斜着眼睛瞄他油光锃亮的鼻尖，跟老马一个德行，专干损人利己的缺德勾当。火苗子从他的心里阴阴地烧起来：“我说师傅，我赶时间，您别稳稳当当跟兜风似的。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我可不给钱。”

出租车司机不乐意了：“您可瞧准了，我这是出租车。想快，您怎么不打飞船去啊？”话虽如此，脚底还是加了劲，绿灯亮起的时候，车子略略一顿，箭头一样冲了出去。

谢言以为自己在女人中算是足够坚强的，直到听到从吴大夫口中冒出的“妊高症，可能需要住院”几个字，她才知道一直以来都高估了自己。想起临来前自己那个同样是医生的妈十分钟之内的三个电话，她突然觉得，要是那些唠唠叨叨这会儿能在耳边响起，该有多么好。现在，她只能孤身一人面对这个结果，而自己的两手，甚至已虚脱得连托起这个结果的力气都没有。

诊室里的暖气很足，另一个也来做检查的孕妇甚至热得解开了开襟毛衣的扣子，露出里面脖领子发了黄的白色保暖内衣，然而谢言觉得一股透骨的冷气从脚底升上来，心脏几乎被冻得无法跳动。拨乔海洋的电话，攥着手机的手已冒出了冷汗，电话接通的“嘟嘟”声却始终没人回应。她不断重拨，反复失望。就仿佛她不断发出呼救信号，那呼救却发往了另一个世界。海洋，

海洋，她在心里急切地念叨着，希望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下一秒就会响起来，像只温暖的大手托住她快速下坠的心。然而，没有。再次听到“您拨打的电话没有应答，请您稍后再拨”的时候，她几乎绝望了。

挂断电话，谢言只能把无助的目光投向身旁等她答复的吴大夫。这是个五十挂零的中年女人，有着女人到该发福的年龄自然而适度的臃肿，当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个女人脸上每一条皱纹和染过的头发根部依稀可见的白，都让谢言情不自禁想把所有的慌乱都托付给她。

吴大夫告诉谢言，妊高症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在孕晚期，最严重的情况是先兆子痫，如果那样就需要马上手术。看着谢言红着眼眶楚楚可怜的样子，她又心下不忍，宽慰谢言道：“你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别紧张。家属来了吧，让他赶快办一下住院手续，你现在就去做个胎心监护，我看看情况。”

谢言接过吴大夫递来的检查单，转身想出门，两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挪动困难。她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丈夫能陪在自己身边，哪怕只是给出他的肩膀，让她能把头在上面稍微靠一会儿，度过大脑完全空白的这几分钟。

谢言拨打乔海洋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工地上被工人团团包围，无论里圈外圈，每一个人都试图让他听到自己不满乃至愤怒的抱怨声，从四面八方涌进他耳朵的呼喊和叫骂让他几近失聪。他第一次发现，人的声带所能制造的噪音并不亚于庞大的机械。

安抚根本没用。“静一静”这样的话甫一出口，便立刻被淹没在喧哗的汪洋大海中。他和小蔡两人喊得满头大汗，连嗓子都冒了烟，也只不过让旁边两个一直一声不吭的工头看够了笑话。毫无疑问，就算挑起事端的不是这两个家伙，他们在其中也绝对没起好作用。乔海洋使尽了浑身解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愣是硬着头皮承诺春节前先发三个月的工资，才让工人心满意足地散去。

安顿好工人，他一边让公司的会计把打算付供应商大连海岭门窗厂的材料钱先扣住不发，一边让小蔡叫来了工头李制文。这个抻直了也不过刚到自己胸膛的小个子工头，四十来岁年纪看上去倒有五十开外，黑黑瘦瘦像条泥

——再不说爱，
父母就老了

鳅，额头上泛着油光，小眼睛藏在肿眼泡里，一分钟眨动足有四五十下，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老滑头的气质，在自己微眯着眼睛的打量下，微微地有些窘。

“行啊老李，长本事了。”

“乔总，您误会了，”李制文在乔海洋明显的嘲讽下神色尴尬起来，“实在是工人逼得我没辙。再说，他们一起哄我自个儿也拦不住啊。”

“老李，”乔海洋截住他的解释，冷冷说道，“别跟我玩这‘哩格儿楞’，我干这行十来年了，什么把戏没见过。这项目你拿多少，你给下面工人多少，你我心里都清楚，你不想让我开个会，跟他们透透底儿吧？”

“您瞧您说的乔总，我……”看着李制文已经有点急赤白脸的样子，乔海洋明白，对他的吓唬可以到此为止了。软中带硬地安抚了几句，便打发他回了工地。

危机暂时告一段落，长吁一口气之后，乔海洋才看到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全部来自“老婆”。

谢言接二连三的来电让他心头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他匆匆交代小蔡费心照应大局，便立即往医院赶。一路上，他不停地拨打谢言的手机，却总是听到“暂时无法接通”的回答，令他更加心下打鼓。这次的司机倒是急脾气，车开得像条身上抹了油的泥鳅，常在堪堪要顶到前面车屁股的危急时刻一脚猛刹方向猛打化险为夷。只是乔海洋还觉得慢，慢得让人抓狂。

不出所料，产检出了问题。妊高症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乔海洋并不是很清楚，可是当他赶到医院，看到谢言靠坐在监护室里的椅子上，身上连着胎心监护的仪器，手放在肚子上呆呆地看着眼前某一个地方，脸上那种凄惶的表情让他切实感到心一下子抽紧的痛楚。从恋爱到结婚这么多年，似乎谢言总还是第一次见面时那个剪着短发、笑起来脆得像根小黄瓜一样的大眼睛姑娘，一点儿也没有变老。他一直希望，并且以为她会永远年轻单纯并幸福下去，所有琐碎烦心的事，都离她远远的。现在他知道，那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一厢情愿得如同他以为自己扛起一切，就可以保护她一样。

医生说谢言需要住院。乔海洋安顿好谢言的情绪，便拿着医生给的住院单去办手续。在走廊上，他左走走，停下来，又往右看看，一时间有点彷徨

失措。不少准妈妈坐在走廊两旁的长椅上，和他妻子一样又骄傲又恐惧地孕育着一个个新生命，体会他们在体内每一丝轻微的搏动和每一点成长，期待他们在某一天响亮地哭喊着呱呱坠地。作为丈夫和准父亲，他需要用强壮的臂膀和稳定的胸膛来承托妻子和孩子所有的期许与变数。可是，有谁知道他心里的担忧比妻子更甚呢？他深吸一口气，走向走廊一头的深处。

京城好医院的病房床位，向来就如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攥着粮票也买不着的大米白面一样难求，似乎全国人民将对于首都和天安门的热情向往也匀出了一部分给京城的医院与医生。可乔海洋没想到连产房也会爆满，他只好接受吴大夫的建议，让谢言先在急诊观察室凑合一晚，第二天再看医院是否能挤一个床位出来。

然而不足十五平方米的观察室里，已经住了三个和谢言一样大腹便便的孕妇，再加上两个陪床的家属，已经基本上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了。谢言只能先住在仅剩的一张靠窗的小床上。外面呼啸的北风在大块玻璃上碰了壁，就改弦更张透过窗缝一丝丝往里溜，那张床靠窗下的位置，凉得触手如冰，谢言实际上能躺的地方只占半边床。

得知谢言检查出妊高症后匆匆赶来的谢母许萍，对宝贝独生女儿竟然受到如此待遇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这不满有一部分是针对女婿的。在她人虽未亲到却用电话不断追踪女儿产检的各项即时动态时，女儿竟然告诉她，工地上出了点状况，乔海洋赶去处理了，并没有陪在她身边。有什么样的状况，能比老婆孩子的安危更严重呢？尤其是谢言还被检出了妊高症！许萍太了解自己这个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女儿了，旁人眼里她风风火火大大咧咧，像个女强人，可年届三十了跟父母发脾气的时候还像个孩子一样任性。她其实很需要在亲人面前柔软，并且暴露出她真实的脆弱。在最需要呵护的时候，本该替他们给谢言先喂颗定心丸的乔海洋却没起到作用，这怎么能叫她不生气呢！

乔海洋看出了岳母的不悦，然而无法解释这里头到底纠缠着多少复杂的情形。他只好自告奋勇去把买好的药拿给医生，却被许萍把药接了过来：“我去吧，顺便可以跟医生谈谈。”

看她走出门去，海洋在床边坐下来，看着谢言无奈地笑了：“你妈对我照

顾不周有意见呢。你这可真是独生闺女，都三十了，你妈还拿你当孩子。像我们家四个，跟带小猪似的，我爸我妈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说着，情不自禁地拍拍谢言的肚子：“这个家伙就更有福气，一个人，上面你我、你爸你妈、我爸我妈六个人疼，更不定得宠成什么样了。”

这玩笑话反而让谢言脸上蒙上了一层忧色，她把手覆在丈夫的手上，有点担心地问：“怎么会弄个妊高症呢。海洋你说，真的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吧？”海洋在她手上轻吻了一下，安慰道：“不会，你就放心吧。我刚才趁办住院的时候去问过大夫了，她说在大龄产妇里还是挺普遍的，只要监护处理得当就没问题。”

“这事要让你妈知道了，肯定又有的说了，什么你看当初让你们趁年轻要孩子不听，现在出问题了的之类的。”谢言苦笑着说。

乔海洋看着谢言的苦脸，想起自己的母亲，不由得也笑了。作为家里的长子，没什么文化的老娘总是把抱长孙的希望全盘寄托在他身上。他和谢言没计划要孩子那几年，老娘没少念叨。每年回东北，她都恨不得每时每刻跟在儿媳妇屁股后面又是试探又是敲打，甚至有段时间天天打电话给谢言，还寄专治女性不孕不育的偏方过来，把谢言气得够呛。“她怎么不怀疑她儿子有病呢？”当时谢言哭笑不得地把那偏方直贴到乔海洋脸前给他看，俩人抻着偏方最后乐得不可开交。

他帮谢言挪挪枕头，让她躺得更舒服一些，息事宁人地说：“行了，行了，都没病。这不就快生了嘛。等生了，让我妈给你伺候月子，到时候她肯定什么话都没了。我妈就那么个人，没念过书。你个大硕士还跟她一般见识嘛……”

电话铃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乔海洋掏出手机，漫不经心地按下接听键放到耳边，里面传来妹夫范磊一听就有点着三不着两的声音。乔海洋兄弟姐妹四个，除了他自己在北京，小弟在美国读书外，其他的都还在东北。大姐在京剧团还是个红角儿时，甘愿牺牲事业嫁了个小科员，谁知姐夫近些年三升两升地也成了局长。虽然按照小地方的行政级别来说不过是科级，可也算有了点平步青云的意思。相形之下，混得最次的就数妹妹一家了，夫妻俩都是普通工人，不久前还双双下岗。妹夫在姐夫帮助下进了姐夫当局长的

技术监督局做保安，妹妹至今还没着没落。却也正因如此，他们富余时间相对就得多得多。父母在那边，多承他们两口子照应。所以，虽然这妹夫没什么出息，性格也有点犯愣，海洋倒一贯待他们很好。

范磊在电话里问谢言是不是快生了，海洋微笑着冲谢言眨眨眼，回答着：“还一个月才生呢，不过今儿住院了。没事，你们都还好吧。老爷子最近身体还行？……那就好，你在哪儿呢……”话音没完，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海洋看看手机，与谢言对视一眼，都觉得范磊忒逗。谢言笑道：“你那宝贝妹夫没头没脑的，也只有你们家水灵脾气好受得了。要是我，一天跟他急三回就算少的。”

海洋作略为沉思状，然后颇为认真地摇摇头：“你不会的，你至少得把他剥吧剥吧吃了。”

“哈，敢情你眼里我就是母夜叉啊……”谢言正调笑地还嘴，护士进来为她打上了吊瓶。而海洋的电话再次响了。海洋瞧一眼来电显示，还是妹夫范磊。

“你看范磊这人，话老说半截，电话还分两次打，估计他刚琢磨过来，想问候你呢。”他笑着冲谢言晃晃手机，随手接起来。可是他的笑很快僵在了脸上。谢言很担心地看到他的面色渐渐变成铁灰，越来越难看，“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家里到底怎么了？什么叫妈不成了？”

许萍提着一大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再次迈进观察室的门时，就立刻觉得气氛似乎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起了微妙。不，不是微妙，而是十分复杂的变化。谢言已经坐了起来，女婿也坐在床沿上，两人紧紧握着手，四目交投却都不说话。

“你们干吗呢这是？”许萍走过去，从袋子里掏出一双毛茸茸的拖鞋放到床边的地上，又摸出一双塑料凉鞋，边往床下放边说：“言言，给你买了两双拖鞋，毛拖鞋平常穿，塑料的洗澡穿……”

“妈，海洋得回他们老家一趟，今晚就得走。”谢言打断了她细致周到的生活指南。

“怎么啦？”许萍惊讶地直起身，看看女儿，又望望女婿。

“老太太……突发脑溢血。”乔海洋站起来，神情复杂地看着岳母，等她的意见。许萍犹豫一下，终于还是轻声说：“那边，不是有你姐姐、妹妹两家呢吗？”海洋瞧出岳母脸上已露出的不悦之色，也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无论说什么在她听来都会有些牵强，但他还是努力地解释着：“我明白您的意思，妈。说实话，现在离开言言，我也不放心。可家里出这么大的事，我……”

“别说了，你赶紧买车票去吧。”谢言扯扯丈夫的衣角，不让他再说下去，“顺便去我们单位拿我的住院支票来把咱们的押金换了。”

“好，”海洋答应着，又转向许萍道，“妈，那您先陪言言，我去她们单位给她把住院支票取来换了，然后回家把需要的东西送过来。”许萍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也只好无奈地点头同意。

车在三环路上飞驰，驶向电视台。难得这会儿路上如此通畅，发动机跑出了怒吼的感觉，可对乔海洋此刻争分夺秒的心情来说，这速度仍然只是差强人意而已。他已经遣小蔡去替他买晚上十点二十回老家大仓的火车票，这样还可以挤出点时间在走之前跟狗日的马自立吃那顿意义重大的晚餐。虽然时间缩短必然会导致商谈仓促，但他无论如何不愿放弃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见面机会。当然，要回老家的事还要紧紧瞒着老奸巨猾的老马，否则就算见了面，知道他要离开北京，老马肯定会继续把支付工程款的日期无休止地拖下去，之前所有的努力等于全数化成了泡影。

以匪夷所思的速度直奔到电视台财务室，乔海洋却被告知管保险柜钥匙的出纳不在，支票本拿不出来。“要不你明天来吧，”中年女会计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她就今儿早走了一会儿，说是要陪孩子练钢琴。”

“明儿我要出差，今晚就得走。”海洋为难地求她，“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看看其他领导那儿还有没有富余的钥匙。或者，您先帮我从哪移张支票过来……”

“那哪儿行啊。”女会计抬眼注意地看看他，“谢言妊高症，您这时候还敢出差啊？不是我说话晦气，原来我们邻居就有人得这病，后来孩子没了。”

海洋愣了一下，随即赔笑告辞道：“那什么，那我就明天再来拿吧。”

女会计的话触动了海洋心里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在母亲和妻子各处一端的天平上，他原本对妻子存着点侥幸，可女会计拿邻居的经历说事儿之后，

妻子这头潜在的危险性骤然膨胀，具有了与母亲不相上下的分量。他想了一下，还是拿出手机给妹妹水灵打电话。如果母亲那边姐姐和妹妹两家还照顾得了，他就先不回去了，毕竟谢言是独生女，这边只有他一个顶事儿的男人。拨着号，海洋这样盘算着。

可是水灵的反应让他还未说出自己的打算，就决定打消这个念头。水灵在那头哭得稀里哗啦，几乎语不成调地告诉他：“妈在被救护车送医院时就已经不认识人了，现在更是叫也叫不醒。我知道这时候叫你回来不合适，可是我……姐和老四都不在，我这心里害怕……”海洋听着水灵的哭诉心越抽越紧。

他明白妹妹的崩溃缘何而来，母亲的突然倒下的确让人猝不及防。当初父亲在外地当工程兵，家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无论从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母亲都一直是他们这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是主心骨。父亲每年只有10月份能在家待一个月，而那一个月就往往能令母亲怀孕。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避孕措施，母亲就连生了他们四个，再独自一个个带大。直至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成人了，从母亲身边飞走了，有了自己的小家，母亲又得围着十多年前患上糖尿病的父亲转，一点儿不能少操心。可是，操心归操心，主心骨的硬朗始终都在的，所以一时之间怎么让人接受倒下的反而是母亲的事实呢？

他急匆匆赶回家为谢言和自己收拾日用的东西，途中还在家附近的一家婴儿用品店置办了迎接一个新生儿的来临所必需的全套装备。除了收拾东西，他还有一项工作要做——把前些日子在宜家买的小婴儿床组装好，以便一个月后他皱着脸哇哇大哭的宝贝儿子降生后，可以睡在上面做很多五颜六色的美梦。儿子——当然，他如此希望。作为长子，这也正是父母的心愿——他会像自己多一点儿，还是像谢言多一点儿？当然不管怎样，他都会是个聪明漂亮的宝宝。海洋并不确定自己这次要回去多久，但是应该可以在宝贝降临之前赶回来。赶着拼好这张小床，只不过是以防万一。万一需要在家多陪母亲几天，万一谢言早产，万一……呸呸呸，哪儿有这么多万一！他紧紧螺丝，摇摇床腿，试图驱逐出脑子里各种各样的古怪念头。

小床马上就要完工时，岳父谢楚德也赶了过来。本来许萍说，向来只能做甩手掌柜的谢楚德在家突发奇想要帮她擦窗户扫地，没承想就扭了自个儿

的腰，只好待在家里，由她一个人到医院照料女儿。想来他终究还是不放心。俩人并没来得及交流什么废话，只共同把小床组装完毕，翁婿两人并排站着，一起欣赏精美的战果。

“看着这个，你说人怎么能不老呢？”沉默了一会儿，谢楚德突然微笑着感慨道。海洋点点头。

“你放心回去，言言有我和她妈俩人照顾呢。今儿晚上她妈陪言言，明天住进病房也就不需要陪床了。回去之后也别着急，我记得你母亲才六十七吧？没事，肯定能恢复过来的。”海洋迎着岳父投来的宽慰的目光，再次，狠狠地点了点头。

还差几分钟就到十点二十的时候，乔海洋终于冲到了北京站。

赶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定，他很想闭目养会儿神，可是脑子停不下来，所有烦心的事，还是引诱着他的思考不断去追逐它们。

晚上吃饭并不如预想的成功。尽管是自己做东，然而老马带来的人分明是摆出了鸿门宴的架势。来的人里一个是城建集团的老总，另一个是区法院的法官。这是明着敲打乔海洋，一不怕他撂挑子不干，二即使他不忿去告，老马这边也有人，总之不会让他得了便宜。乔海洋心里对他的用意像明镜一样清楚，却也不好表示什么不满，依然拱手作揖一团和气，唯独在小蔡按约定的方法把他从麻将桌旁替下并交火车票给他时，特别交代了小蔡一句：“今天晚上不用跟他们客气，该赢就赢。”小蔡的分寸，他是了解的。而对付老马这种人，一味忍让显然只会让他得寸进尺。所谓与天地人斗其乐无穷，在事业、妻子和母亲同时遭遇生活作弄的这天，乔海洋突然生发起无穷的斗志。

想起独个儿躺在医院里的妻子，他赶快摸出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可看看时间，他又有点犹豫了。还未拨号，谢言倒打了过来。

不会有什么事吧……海洋心里七上八下，一边按下接听键，一边起身向车厢连接处走。

“喂，海洋……”听筒里传来谢言刻意压低了音量的嗓音，“你上车了吗？”

“上了，房间里乱不乱？能睡着吗？”

“还成。”短暂的停顿过后，他听到谢言这样的回答。他知道谢言必定在宽慰他，医生在他办住院手续时给他打过预防针，十个孕妇九个打呼噜，谢言还不睡，明显是因为睡不着。

如果可以，他真想在电话里伸出手，紧紧地抱抱懂事又可爱的妻子。“坚持一晚上，估计明天一早病房就能腾出来了。”他充满爱意地勉励道。

谢言说：“行。”

“那你早点睡吧。”

“海洋，回去你别着急，你妈妈不会有事的。……还有，问爸、水灵、水兰他们好。”

“哎……挂上吧……”

“不，你先挂。”谢言这一句让乔海洋仿佛回到了恋爱的当年。那时候他刚毕业工作，谢言还在大学里读书，俩人只能通过电话每天互相通报行踪，表达思念。每次通长得能令话筒发热的电话，双方都不舍得先挂，生怕对方听了嘟嘟的忙音，会感到分离的难受。而现在谢言依然如此。他们的爱，也依然如此。

“你先吧。”海洋微笑着催她。

谢言犹豫一下，“那好。”

电话被挂断了。海洋收起手机，回到座位上坐下来，感到这个电话是今天最美的结束。

2

故乡大仓笼罩在冬季清晨特有的暗淡中。苍茫的晨光里，水泥路面似乎被冻得发了脆，泛出一层凛冽的白光。乔海洋下了火车就马不停蹄赶到医院。

在混杂着来苏水、酒精、人呼出的污浊气体和排泄物气味的病房里，他看见了一动不动躺着、毫无知觉的母亲，身上盖着医院脏兮兮的白色被子，一只手和一只脚从被子下面露出来，插着针头。床两头的架子上各挂着一瓶液体，冷冰冰地一滴一滴进入母亲体内以维持她的生命。妹妹水灵大约是为太困了，紧靠床边坐着，上身伏在母亲的脚头，安静地打着盹。

“妈……”海洋轻声叫道。

水灵一个激灵醒过来，看见海洋赶紧起身，眼泪也马上掉了下来，好像已经让她不堪重负的担忧和劳累终于在看到哥哥的时刻被一双强有力的手臂轻轻接过。

海洋顾不上安慰妹妹，又到床边叫了母亲几声，仍然没有反应。

“已经一天一夜了，”水灵伤心地说，“一直是这样，医生说先保守治疗。”

海洋点点头，给母亲掖掖被角，小心翼翼地坐在床边坐下来，凝视着母亲的脸色。昏迷中的母亲神态安详，唯有鼻翼两边一直延伸到嘴角的深刻纹路，能让人看得出她在醒着的时候是个坚强能干、说一不二的利索女人。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心目中能够为全家撑起一片天空的母亲也有这么柔弱无助的时候。

“二嫂那边怎么样？昨天范磊给你们打电话，说是住院了？”水灵重新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关切地问。

海洋压住自己的担心，刻意轻描淡写地说：“应该问题不大。再说住院有